



西方博雅典库

Liberal Arts Book Series

宗教思想史

第3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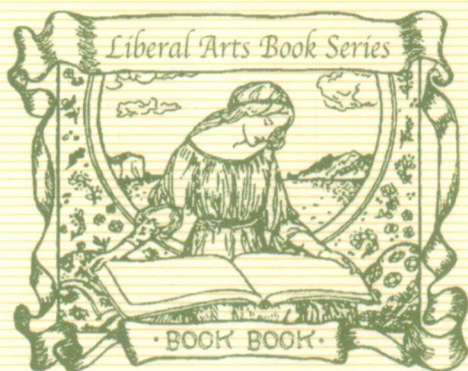
Histoire des croyances et des idées religieuses

De Mahomet à l'âge des Réformes

[美] 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

~~ Mircea Eliade ~~

晏可佳 姚蓓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西方博雅典库
Liberal Arts Book Series

宗教思想史

第3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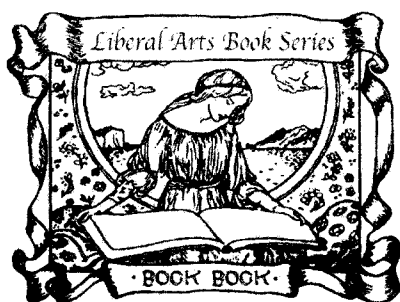
Histoire des croyances et des idées religieuses

De Mahomet à l'âge des Réformes

[美] 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

~~ Mircea Eliade ~~

晏可佳 姚蓓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思想史. 第3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美)
伊利亚德(Eliade, M.)著;晏可佳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745-915-6

I. ①宗… II. ①伊… ②晏… III. ①宗教史:思想
史—世界 IV. ①B9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883 号
合同登记号:09-2011-462

Chinese Translations Copyright © 2004 by SASS Press
HISTOIRE DES CROYANCES ET DES IDÉES RELIGIEUSES
Volume III : De Mahomet à l'âge des Réformes, © 1983, Editions Payot
All rights reserved

宗教思想史(第3卷)——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

作 者:[美]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译 者:晏可佳 姚蓓琴

责任编辑:龙 华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2

插 页:2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915-6/B·064

定价:158.00 元(全 3 卷)

目录

第 3 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

前言 943

- 第 31 章 古代欧亚大陆宗教：突厥—蒙古民族、芬兰—
乌戈尔民族、波罗的海—斯拉夫民族 945
- 241. 猎人、游牧民族、武士 945
 - 242. “天神”腾格里(Tängri) 947
 - 243. 世界的结构 949
 - 244. 创世神话的嬗变 950
 - 245. 萨满与萨满的入会礼 953
 - 246. 萨满教的神话与仪式 956
 - 247. 萨满教的意义与重要性 960
 - 248. 亚洲北部以及芬兰—乌戈尔民族的诸宗教 961
 - 249. 波罗的海民族的宗教 964
 - 250. 斯拉夫民族的异教信仰 967
 - 251. 古斯拉夫人的仪式、神话和信仰 971
- 第 32 章 圣像破坏危机(8—9 世纪)之前的基督教会 975
- 252. 罗马何至于遭到破坏…… 975
 - 253. 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到希波 977
 - 254. 奥古斯丁的伟大先驱：奥利金 979
 - 255. 奥古斯丁的论战立场——恩宠论和预定论 981
 - 256. 圣徒崇拜：殉道教堂(Martyria)，圣物和朝圣 985
 - 257. 东派教会与拜占庭神学的繁荣 989

258. 圣像崇拜以及圣像破坏运动 992

第 33 章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的发展 995

- 259. 安拉,阿拉伯人的退位神 995
- 260. 穆罕默德,“安拉的使徒” 998
- 261. 出神的天堂之旅和天经 1001
- 262. 迁居麦地那 1003
- 263. 从放逐到胜利 1005
- 264. 《古兰经》的基本内容 1007
- 265. 伊斯兰教进入地中海与近东地区 1009

第 34 章 从查理曼大帝到佛罗里斯的约雅敬的 西方基督教 1014

- 266. 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基督教 1014
- 267. 对于前基督教传统的吸收和重新解释:
君权神授和骑士制度 1017
- 268. 十字军东征:末世论与政治 1020
- 269. 罗马艺术与宫廷爱情故事的宗教意义 1024
- 270. 秘教文化与文学创新:游吟诗人、爱情的信徒
(*Fedeli d'Amore*)和圣杯传奇 1027
- 271. 佛罗里斯的约雅敬:新历史神学 1033

第 35 章 伊斯兰教的神学和神秘主义传统 1038

- 272. 主流神学的基础 1038
- 273. 什叶派和隐义经注学 1040
- 274. 伊斯玛仪派以及对伊玛目的崇拜;大复活;
马赫迪 1043
- 275. 苏非派、秘传派以及神秘体验 1046
- 276. 苏非大师:从祖奴到提尔米德里 1048
- 277. 哈拉智,神秘主义者与殉教者 1050

- 278. 安萨里以及凯拉姆与苏非派之间的调和 1053
- 279. 最早的形而上学家,阿维森纳,西班牙的穆斯林哲学 1055
- 280. 安达卢西亚最后的、最伟大的思想家:阿维罗伊和伊本·阿拉比 1058
- 281. 苏哈拉瓦迪和光的神秘思想 1061
- 282. 加拉路丁·鲁米:音乐、诗歌和舞蹈 1065
- 283. 苏非派的胜利和神学家的反应。炼金术 1067

第36章 从巴尔·科赫巴起义到哈西德派的犹太教 1071

- 284. 《密西拿》的编定 1071
- 285. 《塔木德》。反对拉比的运动:“卡拉派” 1073
- 286. 中世纪的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 1075
- 287. 在亚里士多德与《托拉》之间的迈蒙尼德 1077
- 288. 初露端倪的犹太教神秘主义 1080
- 289. 中世纪的喀巴拉 1083
- 290. 以撒·卢里亚和新喀巴拉 1087
- 291. 背教的救世主 1090
- 292. 哈西德派 1092

第37章 欧洲宗教运动:从中世纪后期到宗教改革的前夜 1095

- 293. 拜占庭帝国的二元论异端:鲍格米勒派 1095
- 294. 西方的鲍格米勒派:清洁派 1098
- 295.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1101
- 296. 圣波拿文都拉和神秘主义神学 1103
- 297. 圣托马斯·阿奎那和经院哲学 1105
- 298. 爱克哈特大师:从上帝到神性 1108
- 299. 大众虔敬以及皈依的险境 1113

- 300. 灾难与希望:从鞭答派到现代虔敬运动 1115
- 301. 库萨的尼古拉和中世纪的黄昏 1119
- 302. 拜占庭和罗马。“和子句”纠纷 1122
- 303. 静修派僧侣。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 1124

第 38 章 宗教改革前后的宗教、巫术与赫耳墨斯教传统 1129

- 304. 前基督教传统的遗存 1129
- 305. 净化舞蹈的象征和仪式 1132
- 306. “搜捕女巫”和民间宗教的兴衰 1135
- 307. 马丁·路德和德国的宗教改革 1141
- 308. 路德的神学。与伊拉斯谟的辩论 1144
- 309. 茨温利、加尔文与天主教的改革 1148
- 310.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赫耳墨斯教 1153
- 311. 炼金术的新意义:从帕拉塞尔苏斯到牛顿 1156

第 39 章 西藏宗教 1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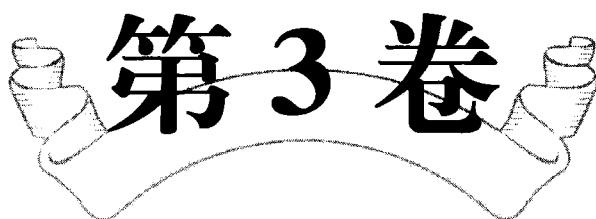
- 312. “人的宗教” 1162
- 313. 传统的概念:宇宙、人与诸神 1164
- 314. 苯教:冲突与融合 1166
- 315. 喇嘛教的形成与发展 1169
- 316. 喇嘛教的教法和修行 1171
- 317. 光的本体论与神秘生理学 1174
- 318. 西藏宗教创造的新趋势 1176

缩略语 1179

研究现状:问题与进展。评论性书目 1181

英汉术语索引 1257

第3卷



从穆罕默德到宗教改革
De Mahomet à l'âge des Réformes

前 言

XI

第3卷迟至今日方才问世,唯因健康的缘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目力继续衰弱,而且由于久病不愈的关节炎,我连写字也有困难。这迫使我与几位同事一起合作完成《宗教思想史》的最后部分,他们都是我过去的学生。

读者将会注意到,我修改了在第2卷前言里公布的计划。我续写基督教会的历史直到启蒙运动,将印度教的扩张、中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宗教各章放到最后一卷。我用4章篇幅讨论4—14世纪欧洲的信仰、思想以及宗教组织的历史。但是我没有特别花费笔墨描述大家所熟悉的旧世界思想的创新(也就是经院哲学和宗教改革),而是更多地关注某些大体上已经湮没不闻的或者在教科书中被削减到极至的现象:非正统思想、异端、神话以及诸如算命、炼金术和秘传宗教等大众领域里的宗教生活。这些宗教创新,从它们各自的精神视野看,自有其令人特别感到兴趣的地方,有时也不无崇高的思想。无论如何,它们已经融入到欧洲的宗教历史和文化中去了。

《宗教思想史》末卷的重要内容将描述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古老的传统宗教。事实上,在最后一章里,我还将着手分析现代社会里的宗教创新。

我要感谢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ams)教授,他费心阅读了第33章和第35章,而且同我当面交流了一些观点。然而,书中对于什叶派和穆斯林神秘主义的解释自然应当由本人负责,它是从我已故的朋友,亨利·科宾(Henry Corbin)教授的解释为基础的。我还要向我的同事和朋友安德烈·拉高克(André Lacocque)教授致谢,他仔细阅读并校对了全文,我还要向我的朋友和本书的出版者让-鲁克皮多-巴约(Jean-Luc Pidoux-Bayot)致谢,他对于本书的写作一直抱有耐心和兴趣。

我妻子不离我左右,她的情关帮助我战胜因为病痛和虚弱而引发的疲惫和沮丧。在本卷付梓之际也要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XII

第 31 章 古代欧亚大陆宗教：突厥—蒙古民族、芬兰— 乌戈尔民族、波罗的海—斯拉夫民族

001

241. 猎人、游牧民族、武士

从 4 世纪的匈奴直到 14 世纪的帖木儿(Tamburlaine, 1360—1404), 突厥—蒙古民族令人恐怖的入侵, 可以说一直遵循着欧亚大陆古代猎人的神秘模式: 像肉食动物一样在大草原上追捕其猎物。不论是匈奴骑兵, 还是阿瓦尔人(Avars)、突厥人和蒙古人的骑兵, 他们出其不意、快速运动、斩尽杀绝, 除灭一切静止的文明目标(城镇、村庄), 酷似在草原上追逐鹿群、攻击游牧民族牲畜的狼群。当然, 对于这种行为的战略意义及其政治后果, 军事首领们自然是了如指掌的。然而对于典型的猎人——肉食动物——的神秘尊重在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阿尔泰(Altai)部落把一头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狼视为自己的祖先(参见 § 10)。

“草原帝国”灿烂夺目而又或多或少地转瞬即逝, 这一点仍然令历史学家困惑不已。确实, 在公元 374 年, 匈奴人在德涅斯特河畔(Dniester)一举击溃东哥特人(Ostrogoths), 导致其他日耳曼民族的一系列迁移; 接着匈奴人又从匈牙利平原出发, 洗劫了罗马帝国的部分行省。阿提拉(Attila)攻克了中欧的大片土地, 在他去世后不久(453 年), 匈奴人内部分裂而群龙无首, 从历史上消失了。同样, 成吉思汗在 20 年内(1206—1227)创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又使之不断扩展(公元 1241 年占领东欧, 公元 1258 年后相继占领波斯、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 公元 1279 年又占领了中国), 但在攻占日本失败之后(1281 年)便走下坡路了。自认为成吉思汗之后的突厥人帖木儿(1360—1404)可称为最后一位以食肉动物为典范的伟大征服者。

002

我们必须坚持一点, 就是所有这些驰骋于中亚大草原上的“野蛮人”, 对



于文明民族的某些文化和宗教创造并非一无所知。此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们的祖先,即史前时代的猎人与游牧民族同样从南亚某些地区的发现中获益匪浅。

操各种阿尔泰语言的民族占据了幅员辽阔的领土:西伯利亚、伏尔加河(Volga)流域、中亚、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蒙古和土耳其。我们可以划分出三个主要的分支:(1)突厥族(回鹘人、察合台人);(2)蒙古族(卡尔梅克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3)满族—通古斯族(Machu-Tungus)。^① 这些阿尔泰民族的原始居住地很可能位于中国西藏与中国西北地区之间,围绕着阿尔泰山和青海群山的大草原,北至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地带(Taiga)。这些阿尔泰语民族,与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人一样,他们在北部地区从事渔猎,在中亚地区从事游牧,在南部地区则以农作为生,过着一种祥和的生活。

从史前时代开始,欧亚大陆的北部就受到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技艺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西伯利亚地区驯养鹿,很有可能是受到草原上驯化马的影响。史前时代的商业中心——例如奥涅加湖(Onega)中的鹿岛——和冶金中心帕姆森林(Perm),在西伯利亚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亚洲的中部与北部逐渐接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国、印度,以及中国西藏地区(喇嘛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还有伊斯兰教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

然而,还要加上一点,就是这些影响未必总是能够改变原始的宗教结构。某些旧石器时代猎人所特有的信仰与习俗依然存在于欧亚大陆北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从喇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外表下辨认出这些远古的神话与宗教观念。^② 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融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特有的概念:信仰一位天神,它是人类的主宰;信仰一种特殊的宇宙起源论;信仰与动物之间的一种神秘的休戚与共感;信仰萨满教(Shamanism)。尽管如此,我们对于中亚与北亚宗教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些创造所具有的兼容并蓄的结构。

^① 包含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在内的乌拉尔—阿尔泰语族假说现已放弃了。

^② 文字材料稀少,而且年代较晚:公元前2世纪的汉文史书、一些4世纪拉丁和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也提到过一些(与阿提拉的远征有关)、蒙古鄂尔浑的古突厥碑铭(7—8世纪)以及成吉思汗征服以后的文学描写,还有马可·波罗以及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游记,都有所提及。只是在18世纪以后欧洲作家的作品才对于欧亚草原上的信仰和习俗提供了前后一致的信息。



242. “天神”腾格里(Tängri)

在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所有神灵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当推腾格里(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作 Tengri,布里亚特人作 Tengeri,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作 Tängere,贝尔提尔人[Beltirs]作 Tingir)。Tängri 的意思是“神”和“天”,属于突厥语和蒙古语词汇。它“在亚洲的史前时代早已存在而且得天独厚。它的影响跨越时空,超越文明,无远弗届。可以说 2 000 年来人们都知道它的存在,整个亚洲已经或正在使用它,从中国的边地到俄罗斯南部,从堪察加到马尔马拉海;阿尔泰的‘农民’用它来指他们的诸神或至天神,在突厥和蒙古人的历史上凡是为他们所接受的伟大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中也保存着腾格里。”^①

“腾格里”一词用于表达神性。早在公元前 2 世纪的匈奴人那里,这个字就用来指伟大的天神。文献中他被形容为“崇高”(üsä)、“洁白如同天堂”(kök)、“永恒”(möngkä),而且充满“力量”(küc)。^②古鄂尔浑突厥文碑铭(7—8 世纪)写道:“蓝天在上,褐土在下,初创之时,于二者间,人类生焉。”^③我们可以把天地之分解释为一种宇宙起源的行为。但是就严格意义上的宇宙起源论而言,这里只是暗示了腾格里采取了这一行为。然而阿尔泰的鞑靼人以及雅库特人却说他们的神是“造物主”。而且,布里亚特人也认为诸神(tengri)创造了人类,人类一直幸福地生活,直到恶灵在大地上散播疾病与死亡。^④

004

宇宙秩序因而包括世界与社会的组织,还有人类的命运均依赖于腾格里。因此,每一位君主都必须从上天那里接受权力。从鄂尔浑的碑铭中我们读到:“腾格里曾经抬举我父成为可汗……腾格里曾经赐予帝国,这位腾格里又令我成为可汗……。”^⑤实际上,就像中国模式一样,可汗是“一位天子”(参见 § 128)。君主就是天神的使者或代表。对腾格里的崇拜正是通过君主而维持其力量和统一的。“正当世事纷乱,部落星散,没有帝国的时

①②③ Jean-Paul Roux, “Tängri, essai sur le ciel-dieu des peuples altaïques”, 第 200 页。

④ 参见 Eliade, *Shamanism*, 第 69 页,注解 7。在蒙古人的民间宗教里,腾格里“创造万物”,火、乳等等。参见 W. Hessing, *La religion des Mongols*, 第 404 页。但是这个词的本意并不涉及宇宙起源论的问题。

⑤ J.-P. Roux, “Tängri” (third article), 第 27 页。蒙古时期里面也有相同信仰,“藉着永恒的腾格里的权力和力量,他成了可汗”;R.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第 182 页。



候(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腾格里这曾经何等重要的天神就成为退位神, (*deus otiosus*), 让位给次要的天神, 或者四分五裂(化作无数腾格里)……没有君主的时候, 天神就会慢慢为人遗忘, 民间崇拜就会增强而成为主流。”^①(蒙古人有 99 位腾格里, 大都有确切的名称和相应的职能。)天神和君主转化为“退位神”,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腾格里而言, 他化身为许多神灵或被其他神灵所代替, 似乎是随着帝国的分裂而发生的。但是类似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都会发生(参见《比较宗教的范型》, § 14 以下)。

腾格里既无庙宇祭祀, 也不大可能用一座雕像来表现。在那场著名的讨论中, 成吉思汗对不花刺(Boukhara)的伊玛目说:“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家园, 为他指定一个特殊的场所(比如麦加), 再到那里去朝圣有何裨益呢?”就像别处的天神一样, 阿尔泰各民族的天神也是无所不知的。蒙古人发誓的时候总说:“以天为誓!”军事首领们登临山顶(在人们想象中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向天神祈祷, 或在每次出征之前, 于军帐中独处(有时达三天之久, 就像成吉思汗所做的一样), 而他的士兵们则祈求苍天。腾格里通过自然现象表达他的不满, 例如彗星、饥荒和洪水。这时候, 人们(例如蒙古人或贝尔提尔人)就会向他祷告, 以马、牛和羊向他献祭。献祭天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不过在中亚与亚洲北部, 与其他地方一样, 腾格里化身为其他神灵是由于他同化了其他神灵(如暴风之神、自然丰产之神等)。例如在阿尔泰语中, 白乌耳干(Bai Ülgän, 即“至尊之神”)被腾格里凯拉汗(Tengere Kaira Kan, 即“仁慈的天神”)所取代, 人们向后者献祭马匹(§ 248)。^② 其他天神的特征是遥不可及和清静无为。例如通古斯人的布伽(Buga, “天”、“世界”)不接受任何崇拜; 他是万能的, 但是并不干预人类的事务, 也不惩罚作恶多端的坏人。而雅库特人的乌伦·艾·托扬(Urūn Ai Toyon)住在第七层天, 主宰一切, 但是只做好事(就是说并不惩罚恶人)。^③

① J.-P. Roux, “La religion des Turcs de l’Orkhon des VIII^e et IX^e et siècles” (first article), 第 20 页。

② 关于 Ouranian 结构的神名——“首领”、“主人”、“父”、“造物主”、“至大的”、“光明”等等——参见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 18; 参见 Uno Harva, *Die religiösen Vorstellungen der altaischen Völker*, 第 104 页以下。

③ 参见 Eliade, *Patterns*, § 18; Harva, *Rel. Vorstell.*, 第 151 页以下。



243. 世界的结构

阿尔泰各民族的宇宙观以及宇宙起源论是人们深感兴趣的。首先,它们保存了某些传统文化中都能够找到的古老因素。其次,在漫长的融合进程中,它们传承至今的各种形式不断融合吸收某些外来民族的观念,并重新加以解释。第三,它们的宇宙观似乎并非总是能够解释在亚洲流传甚广的宇宙起源神话。诚然,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是不均衡的:宇宙起源的神话主要是在民间流传,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忽视。

006

亚洲和世界许多地区一样,宇宙的结构大致分为三层——天、地和阴间,三者由一根中心轴线串联起来。这个轴线穿透一个“开口”,一个“洞”,正是经过这个开口,诸神下凡人间,死者进入阴曹地府。也正是经过这个“开口”,萨满的灵魂可以做他上天入地的旅行。因此三界——分别居住着诸神、人类以及故人君主——被想象成上下叠加的三个层面。^①

一些阿尔泰民族把天想象成一顶帐篷,银河是它的“接缝”,群星是透光的孔隙。诸神一次又一次打开帐篷从外面观看大地,就有了流星。天也像是一只罩子或盖子,与大地边缘并非严丝合缝,因而时有大风从缝隙中吹进来。而通过这些缝隙,英雄和其他受到眷顾的人就能够悄悄地进入天上。在天的中央有北极星闪耀,像一根柱子支撑天篷。蒙古人、布里亚特人等称它为“金柱”、西伯利亚的鞑靼人等称它为“铁柱”,而特留特人(Teleuts)则称它是“太阳之柱”。^②

正如我们所期望的,这种宇宙观乃是以人类世界这个小宇宙为模型的。世界之轴被表现为一种具体样式,它或者是支承人类住房的柱子,或者是单独一根名为“世界之柱”的柱子。当住房的形式发生改变(从圆锥形屋顶的草屋到圆顶帐篷),柱子的神话与宗教功能也随之转移到圆顶帐篷顶端的排烟孔了。它正好与“天穹”的那个开口相对应,并融合了北极星在天穹上穿

007

^① 这一想象最终产生了一个信仰,那就是世界是由一个动物(乌龟、鱼)驮着的,免得世界沉没于大洋里面;参见 Harva, *Rel. Vorstell.*, 第 22 页以下。

^② 参见 Eliade, *Shamanism*, 第 260 页以下所引资料。布里亚特人把群星想象为一群马,而北极星是系马的桩子。这一观念在阿尔泰和乌戈尔各民族中间流传甚广。参见同上书,第 267 页,注解 7。



透的孔隙。这种象征意义的流传极为广泛。^①其中含有一种观念,就是相信可与天直接交流。从大宇宙来看,这种交流是藉着一根轴线(柱子、高山或大树等)。从小宇宙来看,表现为人类家居中央的一根柱子或帐篷顶端的一个小洞。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的住所都生动地表现为一个“世界中心”,一切祭坛、帐篷或住家都能够突破自身的层次而与诸神交流,甚至(像萨满那样)登上天庭。

我们多次讲过,“世界中心”这一流传最为广泛的神话想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参见 § 7)便是“宇宙山”和“世界树”。在阿尔泰民族和整个亚洲都可以找到这些想象。阿尔泰的鞑靼人认为他们的白乌耳干住在天中央,以金山为宝座。阿巴根(Abakan)鞑靼人称它为“铁山”。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把这座山叫做 Sumbur、Sumur 或者 Sumer,这显然受到印度的影响(即神话之山“须弥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原先不知道其古老而普遍的象征意义。^②至于世界树,在亚洲各地都能够找到,并在萨满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宇宙观而言,世界树从大地的中心,也就是世界的“肚脐”上拔地而起,最高的树枝触及白乌耳干宫殿。世界树联接着宇宙的三个不同区域,因为它的树根扎在大地的最深处。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认为,诸神(腾格里)以大树的果实为食。其他阿尔泰民族则认为,孩子未出生之前,其灵魂就像小鸟一般栖息在宇宙树的枝头上,萨满到那里去寻找他们。^③萨满就是用宇宙树的木头制作他的鼓。萨满的圆顶帐篷前、圆顶帐篷内都有这棵世界树的仿制品,他们还在鼓上绘有宇宙树。此外,我们还将看到 (§ 245),阿尔泰萨满骑上一根仪式用的桦木枝,他实际上是爬上了宇宙树。

244. 创世神话的嬗变

在中亚和北亚民族中著名的宇宙起源神话,几乎远播全世界,尽管有形式上的差别。它的远古特征 (§ 7)、它的广泛传播——在中亚和北亚以外,我们还可以在雅利安和前雅利安时期的印度、东南亚以及北美洲等地发现

^① 在一些远古时期的民族中,与一些比较进化的文明中一样,我们都可以找到证据,比如在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等等。参见 Eliade, *Shamanism*, 第 266 页以下的书目。

^② 参见 Eliade, *Shamanism*, 第 266 页以下。

^③ 参见 Eliade, *Shamanism*, 第 39—40 页、第 266 页以下;这一神话主题我们在非洲和印度尼西亚也可以找到;参见第 273 页。另外一个主题,很可能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是命运之树;参见同上书,第 273—274 页。